#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四十四

少詹事臣曹城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四十二

襄白旗漢軍李鍇撰

列傳二十

晉諸臣傳

羊舌大夫　羊舌職　羊舌赤伯華　羊舌肸叔向

羊舌鮒叔魚　羊舌虎叔虎　楊石楊食我　子容附

羊舌大夫者失其名事獻公為軍尉

家譜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何如對曰其為人

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

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為邉城將逺者復親公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子職事景公為大夫郤之敗也荀林父請死士渥濁

諫公免之及林父敗赤狄滅潞公賞林父狄臣千室亦

賞渥濁以瓜衍之田曰徽子吾喪伯氏矣職說是賞也

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即士渥濁庸中

行伯即荀林父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

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景公七年宣十六年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及悼公即位使祁奚爲中軍尉職佐之

國語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

悼公三年 襄三年 職卒 左傳

子四曰赤肸鮒虎

羊舌赤者所謂銅鞮伯華也事悼公悼公三年 襄三年 代

職佐中軍尉士匄與龢大夫争田欲攻之問于赤赤曰

外有軍内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

出焉可徵訊也 謂以軍旅出可召問也 國語

及欒盈之難士匄囚赤及其弟肸既而免之 左傳

赤之子曰子容

羊舌肸字叔向食邑于楊又曰楊肸悼公時使傅太子彪即平公國語

平公即位肸為太傅肸弟虎字叔虎美而有勇力欒盈嬖之平公六年襄二十一年士匄逐欒盈殺虎且囚肸人謂肸曰子離于罪其為不知乎肸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會祁奚請肸肸免冬公會諸侯于商邱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肸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

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十一年哀二十六年我以孫林父故執衛侯齊侯鄭伯為衛侯故來公兼享之賦嘉樂國弱相齊侯賦蓼蕭公孫舍之即子展罕氏也相鄭伯賦緇衣肹命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弱使晏嬰私于肹曰晉君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肹告趙武武以告公公言衛侯之罪使肹告二君告殺晉戍三百人之罪國弱賦轡之柔矣舍之賦將仲子兮公乃許歸衛侯肹曰鄭七穆謂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也鄭穆公十

一子子然二子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曰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十二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為會于宋五月趙武至于宋宋人享武肸為介及楚屈建至將盟楚人衷甲趙武患之以告肸肸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于死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

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國語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文子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捐也令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斃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

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于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蕃為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及盟晉楚爭先歃肸謂趙武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國語宋之盟楚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

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于先若違于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于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勿爭先

宋公享晉楚之大夫趙武為客一坐所尊為客屈建與之言弗能對使肸侍言焉屈建亦不能對也十七年昭元年趙武

會楚公子圍于虢尋宋之盟也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陳兵衛事畢趙武謂肸曰令尹即公子圍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武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是年冬十一月公子圍弒楚王右尹王子比即子干來奔從車

五乘先是秦公子鍼景公母弟亦來奔其車千乘肸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武國語作韓宣子曰秦公子富肸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十八年昭二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公以其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不許少姜卒肸言陳無宇于公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

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乃歸陳無宇十九年（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我公使肸許之既成昏晏嬰受禮肸從之晏相與語肸曰齊其何如晏嬰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豆區釜三等皆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一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

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者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踴刖足者之屨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肸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欒郤

胥原狐續慶伯八姓晉舊臣之族降在皁隷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淫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嬰曰子將若何肸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族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秋七月鄭罕虎來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往則畏執事謂寡君有外心不往則宋之盟云宋盟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韓起使肸

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二十一年昭五年韓起如楚送女肸為介鄭罕虎游吉勞諸索氏游吉謂肸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肸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

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欲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以肸為司宫加宫刑以辱我遂啟彊諷楚子楚子乃謝厚為韓起禮又欲敎肸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二十二年昭六年鄭人鑄刑書肸使詒公孫僑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禄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

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九刑或即呂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

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将盡争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肹聞之國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僑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夏六月楚公子棄疾来聘報韓起也起之適楚楚人弗逆棄疾及晉竟公将亦弗逆肹曰楚辟我衷辟邪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

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公説乃逆之二十五年（昭九年）周甘人與閻嘉（晉閻縣大夫）爭閻田我率陰戎伐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于我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以弁故曰弁髦緇布冠也既三加冠成禮棄其緇布之冠永不復用）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肸謂韓起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韓起說乃致閻

田反頻俘平公薨事昭公昭公元年（昭十一年）楚子召蔡靈侯而殺之圍蔡韓起問于肹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肹聞之不信以幸其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

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即五行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没振猶言没不可復振夏五月周單成公會韓起于戚視下言徐眄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朝内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禬帶有結禬領禬結帶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

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魯齊歸昭公母薨大蒐于比蒲及葬魯侯不慼肸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三年昭十三年楚觀從觀起之子召公子比即子干公子黑肱即子晳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將為亂于楚公子比歸韓起問于肸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起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羇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棄疾楚平王名）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共王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乃密埋璧于庭使五人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再拜皆厭紐）國民信之

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起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高國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猒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

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寵子與主并謂棄疾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晉成虒祁宮名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魯取鄆故在十年我將

以諸侯討魯肸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并徵會告于吴吴子辭還秋七月遂合諸侯于平卭將尋盟齊人不可肸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肸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無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歲聘以修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一朝王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

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一盟所以昭信義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志業于好講禮于等示威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朌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既而旆之（軍將戰則旆故復旆以恐之）諸侯畏之公以邾

莒怨故不見魯侯使肸往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魯人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肸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以瘠牛仆于小豚之上牛不畏豚之不死亦猶晉不畏魯之不亡也南蒯子仲之憂子仲公子慭慭與南蒯謀季氏南蒯叛而慭奔齊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

盟于平卯五年昭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大子壽之母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荀躒宴樽以魯壺王讓晉不脩職貢無彝器籍談歸以告肹肹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大子壽及穆后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

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左傳

肸卒子楊石初平公射鴳（鴳扈小鳥）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肸聞之夕（夕至于朝）公告之肸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公忸怩乃趣赦之

說苑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右五

百人有繡衣而豹裘錦衣而狐裘者歸以告公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發千兵下可陳鐘鼓諸侯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公乃罷臺又曰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反矣疫將止矣翟不足患也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諫近臣畏罪而不言左右顧寵于小官而君不知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韓非子叔向御坐

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高士傳亥
唐晉人也平公與亥唐坐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足
曰向與亥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不説公
曰亥先生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説乎
肸見女叔齊之子（齊即司馬侯其子盖即女叔寛）撫而泣之曰自此其
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
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籍季之子）在側曰君子有比
乎肸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

利己而忘君別也於嘗見韓起韓起憂貧於賀之起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欒書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廟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書之子黶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于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黶之子盈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郤至其富

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戮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趙鞅嘗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肸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

國語

新序趙文子問于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

中行氏乎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歛為良譬之猶鞟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說苑韓平子問于叔向曰剛與柔孰堅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知柔之堅于剛也韓非子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羊舌鮒字叔魚肸之弟也平公三年昭十三年平公合諸侯于平丘鮒攝司馬次于衛地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淫縱也衛使饋肸羮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

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肸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我以邾莒故執魯季孫意如既而歸之意如請從于會（欲得盟會見違不欲私去）士匄患之謂肸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鮒鮒見意如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蓋坐叔虎樂盈事）微武子（意如之祖季孫宿）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

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意如懼遂先歸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與雍子亦故楚人爭鄐田久而無成四年昭十四年理官士彌牟如楚鮒攝理韓起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鮒鮒蔽罪邢侯曲斷其罪也邢侯怒殺鮒與雍子于朝韓起問其罪于肸肸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賄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

施邢侯而尸雍子與鮒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罪平邱之會數其賄也歸魯季孫稱其詐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楊石字伯石又名楊食我肸之子也頃公十二年昭二十八年祁盈專殺頃公殺盈及食我食我黨盈而助亂也遂滅祁氏羊舌氏左傳

事見祁盈傳

史記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于君六卿欲弱

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

論曰或謂春秋莫賢于子產予曰其叔向乎美足以正君知足以周物水德盈科無所慊焉疇能及之然知其無子不獲終祀而義短石碏私討不及豈三數弟魚不能加諸食我哉

慶鄭　蛾晳　梁由靡　虢射　家僕徒　司馬說附

慶鄭者晉之舊姓也梁由靡虢射家僕徒蛾晳並為晉

大夫事惠公惠公許賂秦五城既入而背之惠公四年

僖十三年我饑秦輸之粟明年秦饑使乞糴于我我弗與慶

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

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

糴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

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

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

其悔是哉六年僖十五年秦伯伐我及韓公謂慶鄭曰寇深

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使步揚郤犨之父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産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産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號

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而秦乃獲公以歸（左傳）冬十一月秦伯將歸公未至蛾皙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瞢是犯也（瞢懟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止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

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韋注不自降下而背秦愚意謂秦兵不東降而伐晉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公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行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晳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

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圉也秦復惠公而質子圉言伐秦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公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諫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于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公命司馬說軍司馬說其名也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將為敵獲而面不受傷者

死

偽言誤衆死令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遂斬鄭國語

梁由靡虢射逮事獻公獻公二十四年僖七年里克伐狄梁由靡御虢射為右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明年狄果伐我左傳

顛頡　舟之僑　祁瞞

顛頡事公子重耳驪姬之難頡從重耳出亡賢而有功卒相重耳反晉國文公五年僖二十八年公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文公過曹負羈饋飧置璧頡及魏犫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公舍魏犫而殺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為戎右以代魏犫夏四月我師敗楚師于城濮濟河舟之僑先歸既入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是役也祁瞞奸命中軍風于澤牛馬相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

之左旃司馬殺之徇于諸侯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左傳

舟之僑者故事虢公以其族適晉而虢亡見虢志　祁瞞祁氏族

韓非子公問于狐偃曰寡人甘肥周于堂卮酒豆肉集于宮殺一牛遍于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足以戰乎曰不足公曰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足以戰乎曰不足公曰吾民有喪者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

之貧窮不足者與之足以戰乎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産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為慎産也因而迎殺之失所以從公矣曰然則如何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公曰善明日田于圃陸顛頡後期遂斬以徇而百姓皆懼　此說獨異

李離

李離者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公曰官有貴

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公曰子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劒而死 史記

新序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于生勿失于殺臣受命不稱壅

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道乎令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怨積于百姓惡揚于天下權輕于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國也離不敢受命

論曰武事尚信慶鄭之誅三罪之服均于信矣而惠公

有私焉非中于刑也慶鄭快意喪君雖待以即刑非李

離之亞已



尚史卷四十二

尚史卷四十三　　列傳二十一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晉諸臣傳

胥臣　胥甲父　胥克　胥童

胥臣一曰臼季字季子嘗為司空又曰司空季子初從公子重耳出亡及入秦秦伯歸女五人懐嬴與焉懐嬴故子圉妻公子欲辭胥臣曰同姓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

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黄帝取于西陵氏之子曰纍祖實生青陽雷纍同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彤魚國名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别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十四人二人為姬二人為己故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黄帝故皆為姬姓同徳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于有蟜氏少典黄帝神農之先有蟜諸侯也或謂少典黄帝神農之父非是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成而異德故黄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
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
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
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
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
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
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
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覩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

悔豫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震為動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胥臣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利建侯行師吉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班外內者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上與四亦為坤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

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利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利貞（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車上水下必伯（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小事小人之事震動而遇坎坎為險阻故曰壅）一夫之行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震作足故為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

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公子果入是為文公文公六年僖二十八年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國語

夏四月楚圍宋我救之楚師次于城濮我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既而狐毛先軫夾攻楚左師左師亦潰楚

師敗績襄公元年(僖三十三年)我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胥臣舉郤缺及是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二年(文元年)胥臣及先且居伐衛取戚獲孫昭子(傳失名)六年(文五年)胥臣卒(左傳)

文公嘗學讀書于胥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尺間也)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又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讙襄公名)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

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不變動也）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少溲小便豕牢廁也）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而惠慈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

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蔡公元公辛甲尹佚皆周大夫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取材也戚施直鎛直主擊鎛鎛鍾也籧篨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矇瞍修聲無目于音聲審聾聵司火耳無聞于視審僮昏嚚瘖僬僥官師匪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

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國語

說苑文公見咎季其廟傅于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于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于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胥臣子甲父

胥甲父胥臣之子也事靈公靈公六年（文十二年）秦伐我取羈馬我禦之甲父佐下軍以從秦師于河曲及秦師將遁臾駢請薄諸河甲父及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十三年（宣元年）討河曲之戰不用命者放甲父于衛而立其子克克有蠱疾郤缺為政廢克使趙朔佐下軍克子童又名胥之眛為大夫嬖于厲公童以克之廢也怨郤氏厲公七年（成十七年）公將去諸大夫童曰必先三郤

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使童帥甲八百將攻郤氏會長魚矯襲殺三郤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于朝已而欒書中行偃執公遂殺童胥氏由是不嗣左傳

胥梁帶

胥梁帶為大夫事平公齊烏餘齊大夫以廩丘來奔襲衛羊角及魯高魚皆取之又取邑于宋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武為政乃言于公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

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公使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周容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左傳）

## 陽處父（賈佗　甯嬴附）

陽處父為大夫初事文公使傅大子文公九年（僖三十二年）

楚使請平于我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冬文公薨襄公立處父為大傅襄公元年僖三十三年我獲秦三帥既而舍之先軫怒公使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百里視視覺之卒不反處父侵蔡楚鬬勃救之與我師夾泜而軍處父患之使謂鬬勃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鬬勃退舍處父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楚于是殺鬬勃

三年文二年魯文公即位我以不朝討魯魯侯來朝使處父盟魯侯以耻之四年文三年楚圍江處父及周王叔桓公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六年文五年處父聘于衛明年公蒐于夷舍二軍先是晉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趙盾將中軍處父趙衰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趙盾于是始為國政既成以授處父與賈佗使行諸國以為常法秋八月襄

公羮靈公少未立狐射姑怨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使狐鞫居殺處父

公羊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于朝而走穀梁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襄公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

令女佐盾矣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

甯有嬴氏者為逆旅大夫處父之聘于衛也反過甯邑晋

甯嬴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

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為剛德猶不干

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

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左傳

國語陽處父舍于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

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

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爲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舋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内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譓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

故去之

賈佗初以公族從文公出亡後為晉太師注杜預

箕鄭父

箕鄭父為大夫事文公晉饑公問于鄭父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于君心則美惡不踰信于民則上下不干信于令則時無廢功信于事則民從事有業于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

使為箕大夫

韓非子畧同又曰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寢不敢食及公反國攻原拔之公曰夫輕饑餧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信其不叛不亦無術乎

文公八年僖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使鄭父佐新上軍

國語

七年文六年襄公薨明年秦送公子雍趙盾背雍而立靈公以禦秦師鄭父居守夷之蒐也在文六年襄公將登鄭父將上軍先克沮之及靈公即位鄭父使賊殺先克晉殺鄭父左傳

論曰處父之難先克之死與三郤同卒以射姑亡命箕鄭殺身而胥臣沈族君且從焉書曰怨不在大樹怨以祟禍誰能救之至若剛而干時犯而聚怨亦天之所厭與

史駢

史駢者趙盾屬大夫襄公七年（文六年）狐射姑（即賈季）使狐鞫居之殺陽處父也晉殺狐鞫居射姑懼討奔狄趙盾使駢送其帑（射姑為中軍佐與盾同官）夷之蒐（在今年春）射姑戮駢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

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靈公六年文十二年秦伐我取羈馬趙盾禦之駢佐上軍以從秦師于河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會秦軍掩我上軍趙穿趙夙庶孫追之不及怒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以其屬出乃皆出戰交綏退軍為綏秦行人夜戒我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憖缺也明日請相見也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趙穿不可乃止秦師夜遁左傳

解揚 鄭魁壘附

解揚者為大夫事靈公靈公少趙盾為政靈公二年文八年公使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晉君壻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十三年宣元年楚侵陳宋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囚揚我師乃還景公六年宣十五年楚圍宋宋告急于我公欲救之伯宗晉大夫諫乃止使揚如宋揚反晉傳不載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

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又有鄭魁壘者晉士也出公四年

（悼四年）荀瑤圍鄭鄭人俘魁壘賂之以執政使反為鄭魁壘閉其口而死（左傳）

苗賁皇

苗賁皇者楚鬬椒之子（國語賁作棼）成公二年（宣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即鬬椒）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晉邑）是為苗賁皇為大夫成公薨事景公景公十一年（成二年）敗齊師于鞌明年齊侯來郤克獻之以得隕命之禮（伐國獲君是謂隕命）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慭

御人（憖願也御人婦人也言願以此報君婦人之笑已者）貢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言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隕命也）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國語）

景公薨事厲公厲公六年（成十六年）公伐鄭楚救之遇于鄢陵楚子登巢車（車上為櫓）以望我軍伯州犁（故晉伯宗子前年奔楚）侍楚子後以公卒告楚子貢皇在公之側亦以楚子之卒告皆曰國士在（國士謂伯州犁）且厚不可當也貢皇言于公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矣（左傳）

伯宗　夏陽説附

伯宗者（穀梁作伯尊）大夫孫伯糾之子也（伯糾系未詳韋昭注）景公六年（宣十五年）楚圍宋宋告急于我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潞子嬰兒之夫人公之姊也酆舒（潞之相）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公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紓有三儁才不

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潞賢人）而奪黎民地（黎侯國）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公從之滅潞夏陽說者亦晉

大夫十五年成六年伯宗夏陽説及衛人鄭人侵宋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也説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厲公時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伯宗子州犂奔楚韓厥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也不亡何待左傳

論曰解揚廷楚伯宗保衛皆所以成其信也説而入有

風澤之象焉是以豚魚吉也駢不敵怨長者自居而非趙孟之心乎

張老　籍偃　鐸遏寇　張君臣附

張老字孟籍偃字游及鐸遏寇並為大夫厲公八年成十八年悼公即位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即中軍候奄主斥候之官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即上軍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即上軍司馬始合諸侯于虛朾宋地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覘道逆

者觀察諸侯之道德與逆亂者　二年年襄三　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于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傳作雞澤衛地其官不犯戮楊干也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士匄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匄欲攻之問于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于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于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貳

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夫子謂張老吾子謂士匄）趙武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武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密理石謂砥也）諸侯礱之（無密石）大夫斲之（不礱）士首之（斲其首）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趙武歸令勿礱匠人請皆斲之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國語）

既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趙武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檀弓記

張老子張君臣平公元年襄十六年代其父為中軍司馬籍偃籍季之子也其八世祖孫伯黶為晉正卿籍偃當士匄逐欒盈時被囚既而免之左傳

籍偃子籍談鐸遏寇他事不具載

籍談 籍秦

籍談字叔籍偃之子也事昭公昭公五年昭十五年荀躒即知文子如周葬穆后談為介既葬除喪以荀躒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荀躒揖談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

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名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

故忘之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昭公甍事頃公頃公六年昭二十二年景王崩悼王立子朝作亂王次于皇談及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于王城悼王崩敬王立談軍于陰荀躒軍于侯氏我師取前城明年圍郊郊鄩潰我師在平陰子朝敗王使告閒使告閒暇于晉乃還談子秦秦事頃公為上軍司馬頃公十一年昭二十七年士鞅會于扈令戍周冬十二月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頃公甍事定公定公九年定七年

王以儋翩之難處于姑蕕(周地)單武公劉桓公逆王秦送王入于王城十五年(定十三年)趙鞅殺邯鄲午午子稷以邯鄲叛秦圍之既而范中行氏(即荀寅士吉射)逐趙鞅韓魏(韓不信魏曼多)反逐范中行氏秦黨范氏從范氏出奔(出奔事傳注俱不分明)明年晉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秦地)獲秦籍氏遂不嗣(左傳)

論曰張老讓魏絳以卿折士匄以正規趙武以不善知而不詐又多聞焉籍氏忘祖景王譏之然失禮樂憂又且來天下之口也

女叔齊　女寛

閻明

司馬叔游附

女叔齊是為司馬侯為大夫事悼公公與齊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使肸傅太子彪平公名　悼公薨事平公士匄與龢大夫爭田欲攻之齊見曰聞吾子有龢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貳心是之不憂而怒龢大夫非子之任也國語

平公十一年襄二十六年衛甯喜弑衛侯剽而納獻公趙武為會于澶淵以討衛執甯喜北宫遺使齊以先歸十四年襄二十九年使齊如魯治杞田平公母杞女故使魯歸前侵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齊之取貨公告齊齊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

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絶書府無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二十年昭四年楚子使椒舉來求諸侯欲專會諸侯公欲勿許齊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

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岱華衡恒）三塗（大行轘轅崤黽）陽城（山名）大室（即嵩高山）荆山中南（即終南山）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彊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即公孫無知）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

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羊舌肸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二十一年昭五年魯昭公來見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公謂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

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莒亂而取鄫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謂三家也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左傳

杜預注時平公亦失政齊以此諷諫

齊子寬

女寛字叔褒齊之子也為大夫事頃公頃公十年昭二十六年子朝之亂知躒趙鞅納王使寛守闕塞倩子朝十二年昭二十八年魏舒舉魏戊舒庶子為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舒將受之魏戊謂寛及閻沒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自始食至食畫三歎既食使坐魏舒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

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至食及半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魏舒辭梗陽人頃公甍事定公初周萇弘欲遷都成周定公三年定元年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閻没者即閻明亦為晉大

夫定公八年定六年子朝餘黨儋翩復作亂閻没戍周且城胥靡又有司馬叔游者亦齊之子

杜預注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侯即女齊也韋昭注女寛女齊之子叔褒也叔褒叔游或即是一人

祁盈之家臣祁勝與鄔臧通室盈将執之訪于叔游叔游曰鄭書古書名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不聽祁氏遂亡左傳

成鱄

成鱄者晉大夫頃公十二年昭二十八年魏舒以魏戊為梗陽大夫舒謂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按武王兄弟封國者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凡十六人此言十五紀載不同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

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左傳

論曰心有恃敬則衰恃則侈之門也德音且不可恃而

況險與馬哉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小心翼翼閑其恃也女叔之論倫脊昭然宜其聽乎腹有厭心則無厭善乎叔褒之諷亦所以革其侈也

陽畢

陽畢者晉大夫事平公平公六年（襄二十一年）我逐欒盈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

韋昭注箕遺等皆晉大夫欒盈之黨士匄將逐欒盈箕遺等知之而作亂士匄殺其黨十人

公謂畢曰自穆侯桓叔之父以至于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絶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于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

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公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于權行權不可以隐于私暱于權則民不道行權隱于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産害矣且勤君身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

數而遺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于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畢及祁午適曲沃逐欒盈盈出奔楚遂令于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于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國語）

郵無恤（王良）

郵無恤字伯樂又名王良又曰郵良（國語作郵無正）為晉大夫

定公十九年（哀二年）荀寅士吉射叛晉居朝歌齊人輸之

粟鄭人送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將戰郵無恤御鞅衛世子蒯聵為右登鐵上（卬名）望見鄭師衆世子懼自投于車下無恤授世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及戰鄭人擊鞅中肩斃（踣也）于車中獲其蠭旗世子救之以戈鄭師北世子復伐之大敗鄭師獲齊粟千車既戰鞅曰吾伏弢（弓衣）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世子曰吾救主于車中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無恤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言駕而載細小之橫木兩

靷同時皆絕（左傳）

鞅使家臣尹鐸為晉陽曰必隳其壘培（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壘培）尹鐸往而增之鞅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無恤進曰昔先主文子（趙武也）少釁于難從姬氏于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趙成）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

無謗于國順德以學音效教也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令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鞅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無恤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無恤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禄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之如

司馬寅

司馬寅者亦晉大夫定公三十年（哀十三年）公及吳子盟于黃池時越已入吳獲大子友將歃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鞅與寅）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氣色下也）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

之乃先我左傳

論曰欒氏之獄弑君不討而無罪見逐書幸盈殃威懐並失亂之所以不戢夫若夫增壘而賞亦能有懐也

尚史卷四十三

尚史卷四十四

列傳二十二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晉諸臣傳

韓萬 韓簡 韓厥獻子 韓無忌公族穆子 韓起宣子

韓不信簡子 韓須叔禽 叔椒子羽 韓襄附

韓萬者莊伯之弟曲沃武公之叔父也哀侯九年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

汾隰縣絓而止夜獲之遂并翼萬是爲韓氏祖萬之孫

韓簡簡爲大夫惠公六年僖十五年秦伐我公逆秦師使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及戰于韓原梁由靡御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會公戎馬還濘而止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反獲公以歸簡及諸大夫反首拔

舍從之反首亂髮下垂拔舍拔草舍止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豈敢以至諸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厚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初獻公筮嫁伯姬即穆姬于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史蘇占之曰不吉為雷為火為嬴敗姬及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言先

君當致喪敗之德及令可一二數之乎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左傳

厥者萬之玄孫子輿之子韋昭注作子鍼是為韓獻子也少為趙盾所待養及長言于靈公以為司馬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圍鄭荀林父救之及河聞鄭及楚平林父欲還先縠即彘子不可以中軍佐濟厥謂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

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敗我師于郯九年成年齊伐魯敗衛郤克救魯衛與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厥夢子輿謂巳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自非元帥御者皆居中將在右厥辟左右故居中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齊侯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晉大夫喪車從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綦毋張旣喪其車欲從厥左右而載皆肘之使立于後厥俛定其右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齊侯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厥執縶馬前再

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齊侯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明年賞鞌之功作六軍以厥為卿為新中軍將齊侯來朝公享之齊侯視厥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言服改明識其人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十五年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

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時厥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即大僕）公揖而入厥從公立于寢庭謂厥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羸困也）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二水名）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遷于新田

趙莊姬（成公女趙朔妻）譖趙同趙括（並趙衰子）于公十七年（成八年）殺

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厥言于公曰成季（即趙衰）之勲宣孟（即趙盾）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趙武而反其田景公薨事厲公厲公三年（成十三年）欒書爲帥厥將下軍敗秦師于麻隧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皆秦大夫不更秦爵）五年（成十五年）楚侵鄭衛欒書欲報楚厥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六年（成十六年）我伐鄭楚救之厥將下軍從鄭伯其御杜

涸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諜輕兵也使諜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七年成十七年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厥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即趙莊姬之讒吾能違兵言晉討趙氏厥去其兵亦不與黨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國語欒書中行偃圍公于匠麗氏召韓獻子獻子辭

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
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中行偃欲伐之欒
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辯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徵犯順
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吾雖欲攻
之其能乎乃止
明年悼公即位厥將中軍為政會楚伐宋宋來告急厥
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公救宋楚
師還悼公元年襄元年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

徒兵于洧上于是東諸侯之師（齊魯曹邾杞）次于鄫以待我

師我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鄭公及衛侯次于

戚以為之援七年（襄七年左傳）厥老子起嗣

厥卒謚曰獻子二無忌起

起者厥之子宣子也起兄無忌是為公族穆子無忌為

厥長子性鎮靜而有廢疾悼公即位使為公族大夫使

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

國語無忌鎮靜鎮靜者修之則壹

悼公七年（襄七年）厥告老將立無忌辭曰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晉賢人）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公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國語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

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于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

起遂嗣為卿九年襄九年公會諸侯伐鄭起為上軍佐佐荀偃門于師之梁鄭城門鄭成乃盟于戲而還十三年襄十三年公蒐于緜上以治兵使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從之起如故悼公薨事平公平公三年襄十八年公圍齊起佐趙武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伐雍門齊城門之荻侵濰及沂而還十年襄二十五起如齊涖盟十一年襄二十六年起聘于

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不失舊十二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于趙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來告趙武武謀諸諸大夫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乃許之楚及齊秦皆許之夏六月盟于宋十七年昭元年趙武卒起將中軍為政明年使起如

魯聘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魯昭公享之
季孫宿賦緜之卒章起賦角弓宿拜曰敢拜子之彌縫
敝邑寡君有望矣宿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
樹焉起譽之宿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
甘棠起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遂如齊納幣聘少姜
見公孫竈公孫蠆竈蠆見其二子旗與彊起曰皆非保
家之主也不臣又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佗賦淇澳起

賦木瓜十九年昭三年少姜旣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我曰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董正振整也以備嬪嬙寡人之願也起使羊舌肸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制夫人之服葬訖君臣乃釋服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夏五月起如齊

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公子即公女變文也）人謂起曰子尾（即公孫蠆）欺晉晉胡受之起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二十一年（昭五年）起如楚送女楚子厚為之禮起反鄭伯勞諸圉（鄭地）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二十三年（昭七年）鄭國僑來聘會公寢疾夢黄熊起私問僑僑以鯀對起祀夏郊公有間國僑為豐施歸州田于起起受之以告公公以與起起初與趙武爭州田（見昭三年）病有之以易原縣于宋樂大心（宋大夫）平公

蒐事昭公昭公元年昭十一年起會周單成公于戚六年昭十六年起如鄭聘鄭六卿餞起于郊起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嬰齊賦野有蔓草起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國僑賦鄭之羔裘起曰起不堪也游吉賦褰裳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游吉拜起曰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駟偃賦風雨豐施賦有女同車印癸賦蘀兮起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

懼矣起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國僑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起有環其一在鄭商起謁諸鄭伯國僑弗與買諸賈人僑又不可至是起私覿于僑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昭公薨事頃公頃公八年昭二十四年子朝亂周起徵會于諸侯明年會于黄父以定王室十二年昭二十八年秋起卒謚曰宣子

韓非子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故寡人患

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子四須叔禽叔椒子羽叔禽以下名未詳須起之門子也

周禮公卿之子入王端之左教之以六藝謂之門子又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為公族大夫事平公平公十八年昭二年須如齊逆少姜

叔禽以下事不載起卒而不信嗣卿蓋須前卒也無忌子襄平公時亦

爲公族大夫左傳

不信字伯音起之孫簡子也事定公定公二年昭三十二年王使來請城成周魏舒使不信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魏舒及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不信與荀寅相惡十五年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逐趙鞅

不信卒謚曰簡左傳

不信子庚是爲莊子庚子虎是爲康子見韓世家

世本韓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厥生宣子起起生平子頃史記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號為獻子獻子子宣子宣子徙居州宣子子貞子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子簡子簡子子莊子莊子子康子康子子武子武二子景侯

論曰厲公作慝書偃逃死晉之舊姓多不免者韓厥踦𨇤中立難矣崔杼且舍晏子中行氏又惡敢攻厥哉靳

田之遷艾安十餘葉詩曰遠猶辰告遠于羣議也夫韓氏大夫也卒正南面雖韓叔厚基子且慕公族穆子之仁也

畢萬　魏犨武子　魏錡廚武子　魏相呂宣子　魏顆

魏顗令狐文子　魏絳莊子　魏舒獻子　魏戊孟丙　賈辛樂霄

司馬烏傜安附　司馬彌牟　魏曼多襄子

畢萬者畢公高之子孫也仕于晉事獻公獻公十六年閔元年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

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國皆姬姓）賜畢萬魏以為大夫魏氏由是始萬之孫犨是為魏武子也初從文公出亡文公入即位四年（僖二十七年）公蒐于被廬作三軍以犨為右明年圍曹入之令無入僖負羈（曹大夫）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初公過曹僖負羈饋盤飧置璧）犨及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犨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蓋距地向前超躍越物者）

三勉勸而為之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左傳

欒卒謚曰武子三錡顆絳

錡者欒之子食邑于呂謂之呂錡又曰厨武子事景公

景公三年宣十二年邲之役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我師

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

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

給于鮮敢獻于從者潘黨去之會趙旃往楚子逐之遂

乘我師我師敗績楚囚荀罃錡御荀首即知莊子荀罃之父射連

尹襄老與公子穀臣以歸景公覺事厲公厲公六年成十六年鄢陵之役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使射錡中項伏弢而死

謚曰武錡子相是爲呂宣子厲公三年成十三年公使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入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

成大勲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
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
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
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
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
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
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
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

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
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
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
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
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
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
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及君之
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恵稱盟

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秦桓公子）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

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及悼公即位使相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于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即知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國語

巳而卒謚曰宣

顆者亦犨之子也事景公景公六年定十五年我滅赤狄而秦伐我次于輔氏公別遣顆距秦師公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

力人也初魏犨有嬖妾無子犨疾命顆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左傳

顆子頡是為令狐文子悼公即位使頡佐新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盟于晉鐘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

也國語

頡卒謚曰文

絳者犨之子莊子也悼公即位知絳勇而不亂使為司馬國語

悼公三年襄三年公會諸侯同盟于雞澤公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晉地絳戮其僕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

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
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
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
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
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
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
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敢以為請公以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

佐新軍四年襄四年無終子嘉父無終戎山國名使孟樂來因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賢臣而用寒浞寒浞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寒棄之句夷羿之姓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靡靡伯夏遺臣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

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公好田故終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懼也）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

鄰振動諸侯威懐三也以德綏戎師德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九年（襄九年）冬會諸侯伐鄭趙武及絳斬行栗（表道樹也）師于氾鄭恐乃行成冬十一月同盟于戲而還十二月復伐之門其三門濟于陰阪（鄭外邑）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公歸謀所以息民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以幣易牲）賓以特牲器

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魯襄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十年襄十年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我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地士魴及絳戍之以偪鄭鄭及我平十一年襄十一年夏四月諸侯伐鄭秋九月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成賂公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廣車軘車皆兵車淳耦也相耦凡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

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

承命抑徵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絳于是始有金石之樂十三年（襄十三年）士魴卒使絳佐下軍明年伐秦公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下軍帥）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晉大夫）謂絳曰不待中行伯乎絳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平公時欒黶卒絳為下軍帥黶子盈佐之

平公二年（襄公七年）公會諸侯圍齊絳及欒盈以下軍克邿我師焚其雍門及四郭東侵及濰南及沂（左傳）

絳卒謚曰莊子舒

舒絳之子獻子也事平公初晉逐欒盈平公七年（襄二十二年）盈夜入曲沃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盈初佐魏絳于下軍舒私焉故因之士匄懼奉公以如固宮使子鞅逆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鞅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遂超乘命驅

之士句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遂殺盈滅欒氏衛孫林父逐其君獻公獻公出奔齊十年襄二十五年公使舒及宛沒逆衛獻公將使衛與之夷儀十七年昭元年荀吳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崇聚也將戰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請皆卒去馬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三為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

角偏為前距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平公薨事昭公昭公薨事頃公頃公十二年（昭二十八年）韓起卒舒為政（是年滅祁氏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即司馬督）為平陵大夫魏戊（舒庶子）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知盈孫）為塗水大夫韓固（韓起孫）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趙勝曾孫）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周子朝之亂賈辛司馬烏帥師納敬王（事見魯昭二十

二年至是舒謂其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謂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皆受縣而後見于舒以賢舉也賈辛將適其縣見于舒舒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貌醜也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夫令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令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舒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頃公薨事定公定公二年昭三十二年王使來請城成周舒及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明年舒涖政屬役于韓不信及

原壽過周大夫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左傳

謚曰獻孫曼多嗣曼多卒謚曰襄子駒見魏世家

世本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武仲生莊子絳莊

子生獻子荼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襄子生桓

子駒桓子生文侯斯史記晉文公令魏武子𩥄魏氏

之後封列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

魏絳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

子魏獻子生魏侈魏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之孫曰

文侯都　按史與左氏世本皆不同

論曰吾聞善侑食者甘而後薦魏莊子之虞箴戒田逸書申備非善侑食者乎戮揚干以剛和戎以柔抑其次也書曰紹聞衣德言舒衣緈德是用能世



尚史卷四十四